

金 蓍 薇

〔苏〕康·巴乌斯托夫斯基著

李 时 译

〔关于作家劳动的札记〕

К. Паустовский
ЗОЛОТАЯ РОЗА

本书根据 Советский Писатель, Москва 1956 年版本译出

金 薔 薇
〔苏〕康·巴乌斯托夫斯基著
李 时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 967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四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7.875 字数 171,000
1980 年 9 月新 1 版 198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0 册
(原上海文艺版)

书号：10188·151 定价：0.62 元

内部发行

内 容 提 要

巴乌斯托夫斯基的金蔷薇是一本创作经验谈。

在这本书中，作者不仅总结了自己的写作经验，而且还研究了其他许多大作家（如雨果、福楼拜、莫泊桑、契诃夫、高尔基等）的创作活动。作者在这里探讨了写作上一系列的重要问题：作品构思的产生过程；作家应如何培养观察力、提炼素材、磨炼语言；想象的必要性；细节描写的功能；人物性格本身的逻辑性；灵感等等。这一切作者是用清新优美的散文笔调、以叙述故事的形式来写的，所以特别使人感到亲切动人。尽管作者自己说，这不是创作活动的理论研究，也不是写作技巧的入门书，然而他那丰富的、宝贵的经验可作为初学写作者的参考和借鉴。就是对一般文艺爱好者来说，也有很大的帮助，可以提高他们的欣赏力。

目 次

珍貴的尘土	1
碑銘	12
一束假花	22
第一篇短篇小說	26
閃电	38
人物的叛变	43
一部中篇小說的写作經過	49
心上的刻痕	75
金剛石般的語言	86
辭典	103
阿爾斯王商店事件	117
好象是小事情	124
車站食堂里的老人	141
白夜	147
賦予生命的源泉	156
夜行的驛車	172
早已想就的一本書	187
洞蝕世界的艺术	220
在卡車的車廂里	234
对自己的臨別贈言	242

珍貴的尘土

記不起来了，这段关于一个巴黎清洁工約翰·沙梅的故事是怎样得来的。沙梅是靠打扫区里几家手工艺作坊維持生活的。沙梅住在城郊的一間草房里。本来可以把这个郊区大加描繪一番，以使讀者离开故事的本题。不过，也許值得提一笔：直到現在巴黎城郊仍然还留存着一些古老的碉堡。在这个故事发生的时候，这些碉堡还被金銀花和山楂子等杂草所覆盖着，一些野鳥就在这里造了巢。

沙梅的草房便在靠北面一个堡垒的脚下，与洋鉄匠、鞋匠、撿烟头的和乞丐們的破房子为邻。

要是莫泊桑曾經对这些草棚住戶的生活发生过兴趣的話，那他或許会再写出几篇出色的短篇小說来。說不定，它們还会在他的永恒的光荣上添上新的桂冠呢。

可惜除了暗探以外，誰也沒来瞻望过这些地方。就是那些暗探，也仅仅在搜索賊贓的时候才会光临。

邻居們管沙梅叫“啄木鳥”，从这里，可以想象得出他是瘦瘦的，鼻子尖尖的，帽子底下总是翹出一綫头发，好象一簇鳥雀的冠毛。

以前，沙梅也过过好日子。在墨西哥战争的时候，他在“小拿破侖”軍团里当过兵。

沙梅福星高照。他在維拉克魯斯得了很重的热病。于是这

个害病的兵，沒上过一次陣，就給遣送回国了。团长借这个便，把他的女儿苏珊娜，一个八岁的女孩子，托付沙梅带回法兰西去。

团长是个鳏夫，所以到哪儿都不得不把自己的女儿带在身边。但是这一次，他决定和女儿分手，把她送到在里昂的妹妹家里去。墨西哥的气候会夺去欧洲孩子的生命。况且混乱的游击战，造成了許多难以預料的危險。

在沙梅的归途上，大西洋蒸散着暑气。小姑娘終日沉默着。甚至看着从油腻腻的海水里飞跃出来的魚儿，都沒有一点笑容。

沙梅照顧苏珊娜无微不至。当然他也明白，她期望他的不仅是照顧，而且还要温柔。可是他，一个殖民軍团的大兵，能得出什么温柔来呢？他有什么办法使她快活呢？擲骰子嗎？或者唱些兵营里粗野的小調嗎？

但总不能老是这样沉默下去。沙梅越来越頻繁地感到小姑娘用困惑的目光望着他。最后他决定把自己一生的經歷片片断断地講給她听，把英吉利海峡沿岸一个漁村的极瑣碎的小事情都回想了起来：那里的流沙、落潮后的水洼、有一口破鐘的小禮拜堂、給邻居們医治胃病的他的母亲。

在这些回忆里，沙梅找不出任何能使苏珊娜快活的有趣的东西。但是叫他奇怪的是，小姑娘却貪婪地傾听着这些故事，甚至常常逼他翻来复去地講，在一些新的小事情上追根問底。

沙梅竭力回想，想出了这些詳情細节，最后，簡直連他自己都不敢相信是否真正有过这些事情了。这已經不是回忆，而是回忆的淡薄的影子。这些影子好象一小片薄霧似地随即消散了。的确，沙梅从来也沒有想到他还要来重新回想他一生中这一段多余的时期。

有一次，他蒙朧地想起一朵金薔薇的故事來。在一家老漁婦的屋子裡，在十字象架上，插着一朵做工粗糙、色澤晦暗的金薔薇；不知道是他看見過這朵金薔薇呢，還是從旁人那兒聽到過這朵薔薇的故事。

不，說不定，他有一次甚至親眼看見過這朵薔薇，並且還記得它怎樣閃爍發光，雖然窗外並沒有陽光，而且在海峽上空咆哮着慘厲的風暴。沙梅越來越清楚地想起了這朵薔薇的光輝——低矮的天花板下面的幾點明亮的火光。

全村的人都很奇怪：為什麼這位老太婆沒有賣掉這個寶貝。要是賣掉它，她可以得到很大一筆錢。只有沙梅的母親一個人肯定說賣掉這朵金薔薇是有罪的，因為這是當她，這位老太婆，還是一個好笑的小姑娘，在奧捷倫一家沙丁魚罐頭工廠做工的時候，她的情人祝她“幸福”送給她的。

“這樣的金薔薇在世界上不多，”沙梅的母親說。“可是誰家要有它，就一定有福。不只是這家人，就是誰碰一碰這朵薔薇都有福。”

沙梅當時還是個孩子，他焦急地等着老太婆有一天會幸福起來。但根本連一星幸福的模樣也看不出來。老太婆的房子不斷為狂風所搖撼，而且在晚上屋子裡連燈火也沒有了。

沙梅就這樣離開了村子，沒等看到老太婆的命運有什麼好轉。只過了一年，在哈佛耳，一個相識的郵船上的火夫告訴他，老太婆的儿子忽然從巴黎來了。他是一個畫家，滿腮胡子，是一個快樂的、古里古怪的人物。從那個時候起，老太婆的茅舍已經跟以前大不相同了。裡面充滿了生氣，過着無憂無慮的日子。據說，畫家們東抹一筆西抹一筆可能賺大錢呢。

有一次，沙梅坐在甲板上，拿他的鐵梳子給蘇珊娜梳理她那

被风吹乱了头发，她向他說：

“約翰，有沒有人會給我一朵金薔薇？”

“什么都可能，”沙梅回答說。“絮姬^①，你总也会碰見一个怪人送你一朵的。我們那一連有一个瘦瘦的士兵。他可太走运了。他在战场上撿到半口坏了的金假牙。拿这个我們整連人都喝了个够。这还是在越南战争的时期呢。醉醺醺的炮手为了寻开心，放了一炮，炮弹落到一座死火山的噴火口上，就在那里爆炸了，不料火山也开始噴烟爆发起来。鬼曉得这座火山叫什么来着！仿佛叫克拉卡·塔卡。爆发得可真够瞧的！毀了四十个老乡。想想看，就因为这么半口旧的金假牙，死了这許多人！后来才曉得这个金假牙原来是我們上校丟掉的。当然，这件事情暗中了結了：軍团的威信高于一切罗。不过那一次我們可真喝了个痛快。”

“这是在什么地方？”絮姬怀疑地問。

“我不是告訴你了——在越南。在印度支那。在那个地方，海洋冒着火，就和地獄一般，而水母却象巴蕾舞女的鑲花边的小裙子。而且那个地方，那种潮湿劲儿呀，一夜工夫，我們的靴子里就长出了蘑菇！若是我撒謊，就把我吊死！”

以前，沙梅听过很多当兵的說謊話，但是他自己从来沒說过。并不是因为他不会說謊，只不过是沒有这种需要。而現在他認為使苏珊娜快活是他的神圣的职务。

沙梅把小姑娘带到了里昂，当面把她交給了一位縐着黃嘴唇的高个子妇人——苏珊娜的姑母。这位老妇人滿身綴着黑玻璃珠子，好象馬戏班子里的一条蛇。

① 苏珊娜的暱称。

小姑娘一看见她，就紧紧地挨着沙梅，抓住了他的褪了色的军大衣。

“不要紧！”沙梅低声地说，轻轻地推了一下苏珊娜的肩膀。“我们当兵的也不挑拣连里的长官。忍着吧，絮姬，女战士！”

沙梅走了。他好几次回头张望这幢寂寞的屋子的窗户，连风都不来吹动这里的窗幔。在窄狭的街道上，能听见小店里的空洞的时钟报时声。在沙梅的军用背囊里，藏着絮姬的纪念品——她辫子上的一条蓝色的揉皱了的发带。鬼知道为什么，这条发带有那么一股幽香，好象在紫罗兰的篮子里放了很久似的。

墨西哥的热病摧毁了沙梅的健康。军队也没给他什么军衔，就把他遣散了。以一个普普通通的大兵身份，去过老百姓的生活了。

多少年在同样贫困中过去了。沙梅尝试过各种卑微的职业。最后，成了一个巴黎的清洁工。从那时起，灰尘和污水的气味，总没离开过他。甚至从塞纳河飘过来的微风中，从街心花园中衣衫整洁的老太婆们兜售的含露的花束里，他都嗅到了这种气味。

日子溶成为黄色的沉滓。但是有的时候在沙梅的心灵里，在这些沉滓中，浮现出一片轻飘的蔷薇色的云——苏珊娜的一件旧衣服。这件衣服曾有一股春天的清新气息，也仿佛在紫罗兰的篮子里放了很久似的。

苏珊娜，她在哪儿呢？她怎么了？他知道她现在已经是一个成年的姑娘了，而她父亲已经负伤死了。

沙梅总想要到里昂去看看苏珊娜。但每次他都延期了，直到最后他明白已经错过了时机，苏珊娜完全把他忘记了。

每逢他想起了他們临別时的情景，他总罵自己是笨猪。本来應該亲亲小姑娘，而他却把她往母夜叉那边一推說：“忍着吧，苏珊娜，女战士！”

大家都知道清洁工都在夜深人靜的时候工作。这有两个原因：首先是因为由緊張但并不是常常有益的人类活动所产生的垃圾，总是在一天的末尾才积聚起来，其次是巴黎人的視覺和嗅覺是不許冒犯的。夜闌人靜的时候，除了老鼠而外，差不多沒有人会看到清洁工的工作。

沙梅已慣于夜間的工作，甚至爱上了一天里的这个时辰。尤其是当曙光懶洋洋地冲破巴黎上空的时候。塞納河上弥漫着朝霧，但它从来也沒越出过桥栏。

有一次，在这样霧蒙蒙的黎明里，沙梅由荣誉軍人桥上經過，看見了一个年輕的女人，穿着淡紫色鑲黑花边的外衫。她站在栏杆旁边，凝望着塞納河。

沙梅停下了步子，脫下了尘封的帽子說道：

“夫人，这个时候，塞納河的河水是非常涼的。还是讓我送您回家去吧。”

“我現在沒有家了，”女人很快地回答說，同时朝着沙梅轉过臉来。

帽子从沙梅的手里掉下来了。

“絮姬！”他絕望而兴奋地說。“絮姬，女战士！我的小姑娘！我到底看到你了！你恐怕忘記我了吧。我是約翰·埃尔奈斯特·沙梅，第二十七殖民軍的战士，是我把你帶到里昂那位討厭的姑母家里去的。你变得多么漂亮了啊！你的头发梳得多好呀！可我这个勤务兵一点也不会梳！”

“約翰！”这个女人突然尖叫一声，扑到沙梅身上，抱住了他

的脖子，放声大哭。“約翰，您还和那个时候一样善良。我全都記得！”

“噢，說傻話！”沙梅喃喃地說。“我的善良对誰有什么好处？你怎么了，我的孩子？”

沙梅把苏珊娜拉到自己身旁，做了在里昂沒敢做的事——撫着、吻着她那华丽的头发。但他馬上又退到一边，生怕苏珊娜聞到他衣服上的鼠臊味。但苏珊娜挨在他的肩上更紧了。

“你怎么了，小姑娘？”沙梅不知所措地又重复了一遍。

苏珊娜沒回答。她已經止不住痛哭。沙梅明白了，暂时什么也不要問她。

“我，”他急急忙忙地說道，“在碉堡那边有一个住的地方。离这里有些儿路。屋子里，当然，全是空的，什么也沒有。然而可以燒燒水，在床上睡睡覺。你在那儿可以洗洗臉休息休息。总之，随你愿意住多久。”

苏珊娜在沙梅那里住了五天。这五天巴黎的上空升起了一个不平凡的太阳。所有的建筑物，甚至最古旧、煤熏黑了的，每座花园，甚至沙梅的小窠，都象珠宝似的在这个太阳的照耀下灿烂发光。

誰沒体味过因濃睡着的年輕女人的隱約可聞的气息而感到的激动，那他就不懂得什么叫温柔。她的双唇，比湿润的花瓣更鲜艳，她的睫毛因綴着夜来的眼泪而晶莹。

是的，苏珊娜所发生的一切，不出沙梅所料。她的情人，一个年輕的演員，变了心。但苏珊娜住在沙梅这里的五天時間，已經足够使他們重归于好了。

沙梅也参与了这件事。他不得不把苏珊娜的信送給这位演員，同时，当他想要塞給沙梅几个苏^①作茶錢的时候，他又不得

不教訓了这个懶洋洋的花花公子要懂得礼貌。

不久，这个演員便坐着馬車接苏珊娜来了。而且一切都应有尽有：花束、亲吻、含泪的笑、悔恨和不大自然的轻松愉快。

当年輕的人們临走的时候，苏珊娜是那样匆忙，她跳上了馬車，連和沙梅道別都忘記了。但她馬上覺察出来，紅了臉，負疚地向他伸出手来。

“你既然照你的兴趣選擇了生活，”沙梅最后对她埋怨地說，“那就祝你幸福。”

“我还什么都不知道，”苏珊娜回答說，突然眼眶里閃着泪光。

“你別激动，我的小娃娃，”年輕的演員不滿意地拉长声音說，同时又重复道：“我的迷人的小娃娃。”

“假如有人送給我一朵金薔薇就好了！”苏珊娜叹息說。“那便一定会幸福的。我記得你在船上講的故事，約翰。”

“誰知道呢！”沙梅回答說。“可是不管怎樣，送給你金薔薇的不会是这位先生。請原諒，我是个当兵的。我不喜欢这种綉花枕。”

年輕人互相看了一眼。演員聳了聳肩膀。馬車向前开动了。

通常，沙梅把一天从手工艺作坊扫出来的垃圾統統扔掉。但是在这次跟苏珊娜相遇之后，他便不再把那从首飾作坊扫出来的垃圾扔掉了。他开始把这里的尘土悄悄地收到一起，装到口袋里，帶到他的草房里来。邻居們認為这个清洁工“瘋了”。很少有人知道，在这种尘土里有一些金屑，因为首飾匠們工作的时候，总要鏗掉少許金子的。

❶ 苏：法国的輔币，二十苏为一法郎。

沙梅決定把首飾作坊的尘土里的金子篩出來，然後把這些金子鑄成一块小金錠，用这块金錠，為了使蘇珊娜幸福，打成一朵小小的金薔薇。說不定象母親跟他說過的，它可以使許多普通的人幸福。誰知道呢！他決定在這朵金薔薇沒作成之前，不和蘇珊娜見面。

這件事沙梅對誰也沒說過。他怕當局和警察。狗腿子們什麼事想不到呢。他們會說他是小偷，把他關到牢里去，沒收他的金子。怎麼說也罷，金子本來是別人的。

沙梅在沒入伍之前，曾經在村子里給教區神甫當過雇工，所以他懂得怎樣篩簸谷子。這些知識現在用得着了。他想起了怎樣簸谷子，沉甸甸的谷粒怎樣落到地上，而輕的尘土怎樣隨風遠揚。

沙梅作了一個小篩機，每天深夜，他就在院子里把首飾作坊的尘土簸來簸去。在沒有看到凹槽里隱約閃現出來的金色粉末之前，他總是焦灼不安。

不少日月逝去了，金屑已經積到可以鑄成一小块金錠。但沙梅還遲遲不敢把它送給首飾匠去打成薔薇。

他並不是沒有錢——要是把这块金錠的三分之一作手工費，任何一個首飾匠都會收下這件活計，而且會很滿意的。

問題並不在這裡。跟蘇珊娜見面的時辰一天比一天近了。但从某一個時候起，沙梅卻開始懼怕這個日子。

他想把那久已趕到心靈深处去了的全部溫柔，只獻給她，只獻給絮姬。可是誰需要一個形容憔悴的怪物的溫柔呢！沙梅早就看出來，所有碰上他的人，唯一的願望便是趕快離開他，趕快忘記他那張干癟的灰色的臉，松弛的皮膚和刺人的目光。

在他的草房里有一片破鏡子。偶爾沙梅也照一下，但他總

是发出痛苦的罵声，立刻把它扔到一边去。最好还是不看自己——这个蠢笨的、拖着两条风湿的腿蹒跚着的丑东西。

当蔷薇终于作成了的时候，沙梅才听说絮姬在一年前，已经从巴黎到美国去了，人家說，这一去永不再回来了。連一个能够把她的住址告訴沙梅的人都没有。

在最初的一刹那，沙梅甚至感到了轻松。但随后他那指望跟苏珊娜温柔而輕快地相見的全部希望，不知怎么变成了一片锈鉄。这片刺人的碎片，梗在沙梅的胸中，在心的旁边，于是他禱告上帝，讓这块锈鉄快点刺进这颗羸弱的心里去，讓它永远停止跳动。

沙梅不再去打扫作坊了。他在自己的草房里躺了好几天，面对着墙。他沉默着，只有一次，臉上露出一丝笑容，他立刻拿旧上衣的一只袖子把自己眼睛捂住了。但誰也沒看見。邻居們甚至都没到沙梅这里来——家家都有操心事。

守望着沙梅的只有那个上了年紀的首飾匠一个人，就是他，用金錠打成了一朵非常精致的蔷薇，花的旁边，在一条細枝上，还有一个小小的、尖尖的花蕾。

首飾匠常常来看沙梅，但沒給他带过药来。他認為这是无益的。

果然，沙梅在一次首飾匠来探望他的时候，悄悄地死去了。首飾匠抬起了清洁工的头，从灰色的枕头下，拿出来用藍色的揉皺了的发带包着的金蔷薇，然后掩上嘎吱作响的門扉，不慌不忙地走了。发带上有一股老鼠的气味。

晚秋时节。晚风和閃爍的灯火，搖曳着蒼茫的暮色。首飾匠想起了沙梅的面孔在死后是怎样改变了。它变得严峻而靜穆。首飾匠甚至觉得这张面孔的痛楚，是非常好看的。

“生所未賜予的而死却給補償了。”好轉这种无聊念头的首飾匠想到这里，便粗渾地嘆息了一聲。

首飾匠很快就把這朵金薔薇賣給了一位不修邊幅的文学家；依首飾匠看來，這位文学家并不是那么富裕，有資格買这样貴重的東西。

顯然，首飾匠給這位文学家敘述的金薔薇的歷史，在这次交易中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我們感謝這位年老的文学家，多虧他的雜記，有些人才知道從前第二十七殖民軍的兵士約翰·埃爾奈斯特·沙梅一生中的這段悲慘的經歷。

順便提一提，這位老文学家在他的雜記中这样寫道：

“每一個剎那，每一個偶然投來的字眼和流盼，每一個深邃的或者殘酷的思想，人類心靈的每一個細微的跳動，同樣，還有白楊的飛絮，或映在靜夜水塘中的一點星光——都是金粉的微粒。

“我們，文学工作者，用几十年的時間來尋覓它們——這些無數的細沙，不知不覺地給自己收集着，熔成合金，然後再用這種合金來鍛成自己的金薔薇——中篇小說、長篇小說或長詩。

“沙梅的金薔薇我覺得有幾分象我們的創作活動。奇怪的是，沒有一個人花過勞力去探索過，是怎样從這些珍貴的塵土中，產生出移山倒海般的文学的洪流來的。

“但是，恰如這個老清潔工的金薔薇是為了預祝蘇珊娜幸福而作的一樣，我們的作品是為了預祝大地的美麗，為幸福、歡樂、自由而戰鬥的號召，人類心胸的開闊以及理智的力量戰勝黑暗，如同永世不沒的太陽一般光輝燦爛。”

碑 銘

一个作家“只有当他确认他的良心和他邻人的良心完全一致的时候，才能感到真正的欢愉”。

薩尔蒂科夫-謝德林

我住在海濱沙丘上的一栋小小的房子里。整个里加海濱都覆盖在白雪之下。积雪不断从高耸的松枝上一长縷一长縷地飘落下来，散成粉末。

雪时时飘下来，有的时候是給风吹落的，有的时候因为松鼠在松枝間跳来跳去。当四周悄然无声的时候，你可以听见松鼠剝松球的声音。

我的房子紧靠着海边。要想看海，得走出篱柵門，经过一栋封閉了的別墅，走过一段雪上踏出来的小徑。

在这栋別墅的窗子上，挂着还是在夏天留下来的窗幔。微风輕輕地吹动着它們。想必风是从那些看不見的罅縫吹进这栋没人居住的別墅里去的，可是，从远处看去，好象是有人掀动窗幔，悄悄地窺視着你的行动似的。

海沒封冻。雪一直齐到海的边缘上。雪上可以看到野兔的足迹。

当海上掀起波浪的时候，听见的不是哗……岸声，而是冰的

嘎札嘎札声和雪下陷的沙沙声。

冬天，波罗的海荒凉而阴沉。

拉脱维亚人把它叫作“琥珀之海”(Дзинтара юра)。恐怕，不仅仅因为波罗的海出产很多琥珀，还因为海水看上去稍微有点儿琥珀的颜色。

在天际，整天都飘浮着层层浓重的烟雾。低低的海岸的轮廓，迷失在烟雾里。在海上，只有在这烟雾中的某处，落下一条条毛茸茸的白带——就在那里，正在落着雪。

今年来得过早的雁，时不时地落到海上哀鸣着。焦灼的雁声远远地传遍了海岸，但没有引起应和的声音——沿岸的森林里，冬天几乎没有鸟儿。

白天在我住的房子里，生活是千篇一律的。劈柴在花瓷砖壁炉里噼啪地响，打字机声音喑哑，寡言的打扫女工莉莉雅坐在舒适的前厅里编着花边。一切都 very 平常，而且非常自然。

但一到晚上，那宛如地狱般的黑暗就笼罩住房前房后，松林紧紧地跟房子挨到一起，而且当你从灯火辉煌的前厅走到外面来的时候，面对着这严冬、大海、黑夜，你会突然感到十分孤独。

海伸展到千百里以外的黑铅色的远方。海面上看不见一星灯火，也听不到一丝浪涛飞溅的声音。

小房子好象一座最后的灯塔，屹立在烟雾迷蒙的深渊边缘上。这里是天涯海角。所以，屋子里静穆地燃着灯，收音机唱着歌，柔软的地毯使脚步无声，而桌子上放着翻开的书本和原稿，这就不禁使人觉得奇怪了。

从这里往西，往文茨皮尔斯那边，在层层烟雾的彼方，有一个小小的渔村。这是一个普通的渔村，有晾在风中的渔网，有着矮矮的小屋、低低的炊烟和拉到沙上来的黝黑的汽艇，家家都畜